

菱溪亦翁剩稿

羊 淇 著

二〇一五年四月

姜溪亦翁剩稿

常州大学图书馆藏 羊 著
章 书

二〇一五年四月





一九九九年摄 时年七十五岁



一九五五年摄于常州市二中 时年三十一岁



二〇一五年三月摄 时年九十二岁



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二日摄 时年九十二岁



二〇一五年二月二十五日摄于西太湖 时年九十二岁



二〇〇七年摄于洞庭西山 时年八十四岁

辛未秋

太白登樓吟浩歌
動古今我來嘗百
斛快共也哦吟

登瀛陽太白樓衆吟作

九十一歲 羊渡書



宣統四年三月

超越（小篆）百岁何来
日赋长歌夕照红
如火蟠桃捧一梦

长寿诗 永以作

九十一岁老人 羊港书

二〇一四年三月

是非得失把心捐
兩紀風塵覓旧痕
垂老反思真话说
百年之后任评论

百年之后诗一首

九二雙

羊

湛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

羊永叔

人生一世
累记战初衰
焚坑微末天
因贍在胸中

人生诗一首

双眼迷蒙九二叟

羊

洪

二〇二五年
二月十四日

前 言

我出生到十三岁，都生活在市区东郊白家桥上塘街上，面临自西向东的大运河与自南向北的采菱港交汇处，架在大运河上的大白家桥（政成桥）与架在采菱港上的小白家桥（永安桥）成犄角之势。那时夹岸垂杨，船只往来频繁，景色迎人。上塘街面上有商铺、茶馆、小吃店、小酒店。上午还摆有地摊成为集市，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很是热闹。故我曾取“菱溪童蒙”为号，意为仍然是那里一个幼稚活泼天真的孩子。如今我已九十一岁，应该说是老了，乃取“菱溪亦翁”为号，算是那里的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吧。现在人虽老了，幼年生活在白家桥的一切情景，犹历历在目，从不忘怀。前头街面上和后头郑家场的几个舅家，他们家的房屋式样摆饰都清楚得很。因为他们是最亲密走动的人家。而名山老人授徒的“寄园”，则是我经常偷着去玩的地方。什么高家弄、曹家弄等街巷里弄经常蹦蹦跳跳地走过。黄梅天发大水，运河边有人以渔网扳鱼，秋季

岸边有人提着微暗的火把收蟹笼，夏天街上人家大都在河岸边聚坐乘凉，看着水边乱草中飞出不少萤火虫，点点闪闪地发光。凡此种种情景，恍如昨日。故以“菱溪亦翁”自号，别有情趣，也是老来恋旧的一种表达。

1985年我离休后，给与我有了休闲、思考、畅怀写作的机会。我是老来犹觉夕阳红，争取时间不断地做诗写文来安度晚年。这两天我又写有如下三首题为“生平有感”的七绝。

一

算来两纪历春秋，磊落襟怀贮九州。
忧乐与共多感慨，诗文不辍死方休。

二

立身为学是书生，两袖清风笔可耕。
纵有囂囂尘世俗，敢将心志付新声。

三

历练生平烈火中，求真务实践初衷。
未因驯服三缄口，且说菱溪有亦翁。

似乎这是总结我一生的写照。因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乃是知识分子应有的品德。但我较

愚钝,文化根底浅薄,思想有时也会有片面性,不过常思为国为民献出自己的一颗赤子之心,也就有所满足了。

2014 年来,虽已九十一岁高龄,尚能写出十一篇文章,诗 144 首,词 20 首,“诗文不辍死方休”,临终之前我是不会停止做诗作文的。所以我在继续积稿后拟出一本拙作,题为《菱溪亦翁剩稿》,留一点风烛残年的心迹。总之,祖国的前景是光明灿烂的,人民的生活会愈来愈幸福。

聊可自慰的,我生平印行问世的有《菱溪诗稿》(1982 年、2003 年先后刊印本,2010 年增订本,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菱溪诗续稿》(2012 年印本)、《菱溪文稿》(1999 年印本,2013 年增订本)、《怀念》(2012 年印本)、《菱溪诗文补遗稿》(2014 年印本)、《菱溪“常州吟诵”琐谈》(2014 年印本),还将出一本《菱溪亦翁剩稿》。这样共计文章长短 69 篇,包括诗稿前言实为诗论 3 篇。共约 28 万字。诗 2380 多首,词 110 多首,诗词计约 3500 多首,另联 130 多副,为诗词谱曲 15 首。并曾编注有《历代诗人咏常州》(1992 年由市史话组刊出专刊本,

2008 年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增订本), 又由常州舫舟诗社编有《常州三羊诗选》(2008 年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所谓“三羊”系指我父亲羊牧之和两个儿子我及弟弟羊汉)。此外与人合编有《常州新吟》,《常州诗词》等, 凡此种种实为涂鸦之作, 但也算是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时代的若干风貌和人民的心声, 未辜负了自己的一生, 并可为儿孙后代留一点精神粗粮, 工拙不计, 请方家、读者及后世诸贤批评指正。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九十一岁老人

晚号菱溪亦翁 羊 淇 识